

卷二

快心編初集卷之一

天花才子編輯
四橋居士評點

第一回
凌羽化旅中囑子

石珮珩深院報讐

豪傑安論富與貧

一番磨鍊一番新

舟陽市上吹簫客

就是吳飛柱石臣

這四詩是全篇意旨。講那英雄豪傑隨地而生。不論富家。若自能振拔。定轉貧為富。轉賤為貴。其原處

書名 快心編初集五卷二集五卷三集六卷 清課花書屋刊本
撰者 清 天花才子 撰，清 四橋居士 評點
卷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7
編號 D8653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快心編初集五卷二集五卷三集六卷 清課花書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快心編

第一回



本色慢說他年榮枯有命此日蒙陰德含悲分袂
別離愁滿胸臆

右調念奴嬌

話說蘭英要提前日再思之事。麗娟正要問及。只見春香
慌忙跑上樓來。指着蘭英道。你前日逼緊了。叫我拿了你
的鞋子。如今不在喜兒那邊。二爺惱得。了不得。把喜兒一
把頭髮。提到樓下。把大槓子狠打。二娘在那里狠勸。也勸
不住。麗娘等聽了一。喘。蘭英急問道。怎麼我的鞋子在喜
兒身邊。春香道。你給與他的。到要問我。蘭英着驚道。我怎
麼與他。春香道。喜兒是這般招稱。我那里曉得。麗娟看着
蘭英道。你怎與鞋子喜兒。情景問春香道。二娘在那里

怎麼說。春香道。二娘說。恐沒有這般事。喜兒却是一口招
承的。我在那邊。一一見得真切。此時急殺了一個蘭英。滿
眼流淚。便向麗娟跪了。亂拜道。蘭英從來小心謹慎。沒有
過犯。這是那里說起。麗娟也氣得沒做理會。只冒嘆氣。要
說蘭英做下的。又念蘭英平日不是輕釋的人。其寔一毫
過犯也沒有。要說喜兒造言生事。只這鞋子。怎麼到喜兒
身邊去。這喜兒與蘭英有什麼冤仇。却來害他。正在尋思。
只見二娘來了。麗娟起身相叫。蘭英也立了起來。二娘看
見蘭英滿眼流淚。曉得是春香在那邊看見。過來述了。便
道。小姐有這奇怪事。我也不解。今日二爺偶然到喜兒床

鋪邊只見喜兒枕根底下藏着一隻女鞋。二爺查問他不肯直說。發起惱來捉到樓下打時。方纔招認道。是蘭英與他的。二爺竟氣得了不得。叫我來請小姐去。叫蘭英去質對。是真是假。蘭英掩面哭道。這是青天裏的霹靂。无影无形。二娘看蘭英平昔可有一毫毛病。怎便將鞋子與喜兒來。這是那里說起。二娘你須替蘭英做個主。二娘道。妮子。你不要性急。喜兒奴才不知他神頭鬼臉做的甚事。只聽得那邊殺猪般又喊起來。張婆道。聽麼。二爺又在那里打了恁般喊叫。二娘道。這個奴才便打死了。我也不怜念他。麗娟道。蘭英你自向二爺跟前與喜兒質對去。蘭英道。

小姐同去。麗娟道。我去做什麼。你若果有這事。叫我沒有臉面在那邊。若沒有這事。你須去分說個明白。蘭英含着眼淚。情狀跟了二娘下樓。麗娟送到樓門口便住了。叫張婆道。你隨去看個動靜。來對我說。張婆答應去了。且說蘭英到得樓下來。只見再思攤坐在椅子上。擗子撒在一邊。喜兒磕伏在地下。哭攪得渾身是泥。鞋襪都卸脫了。頭髮亂七的披着。蘭英的一隻女鞋也在地。上。惡蘭英走到。再思道。你這奴才實說。蘭英的鞋子。怎麼到你手裡。喜兒有氣無力的打哼。二娘道。你的奴才真則真。假則假。休得胡言亂道的害人。頭上有天理的。蘭英道。喜兒我那里

與鞋子你來。與你有甚冤仇。你這般造言冤我。喜兒道。姐。我原要替你瞞的。為受打不過。只得招了。蘭英哭道。天。那。虛空有神明的。我是左手交。右手交的。在那個所在交。你的喜兒也哭道。有一日。你在廚房角門邊。遇見了我。你對了我。我。我便摸你一摸。你也扯住我手。我恐人來。便走開了。前日。你在西樓外。雙扇門口。遞與我這隻鞋子。約期。我有空。便會如今。害我打得這般模樣。你倒要白賴了。這因了。冤蘭英急得面皮紫漲。大哭道。青天白日。我遇了鬼。乎天哉。你怎。怎造這一篇話來害我。向再思撲翻身跪下。再思還見蘭英坐在椅子上。還道。二爺是一家之主。家人們好。歹。二

爺都曉得。蘭英雖則了頭下賤。也知廉耻。從沒有半點差池。做那不長進的勾當。這都是喜兒一派胡言。二爺不要信他。須與蘭英做個主。說罷痛哭。二娘看了。也覺心酸。便道。喜兒。奴才。二娘恨。你要害人。也要害得可方。你不要將這般話坑殺人。你今世裡不得好死的。蘭英急到盡頭。朝着喜兒亂拜道。我與你有甚冤仇。你生出這一番話來。陷害我。我與你死到陰司地府裡。也要見個清白。再思看蘭英極透天門的情狀。惟恐喜兒恰念他。嘴口軟了。便將喜兒一把頭髮提起道。我少不得把你那兩個奴才。解到當官去處治。恨。七地拖了喜兒出去。綁在書房裡。殺張要去。

解官。那時張婆把情形述與麗娟。麗娟氣得目定口呆。不做一殺。二娘扶着蘭英。哭上樓來。又朝了小姐。亂拜。麗娟道。蘭英。誰叫你做下這般事來。蘭英大哭道。小姐都是這般說。難道蘭英真個做來麼。小姐不替蘭英做主。蘭英生。成是死命了。一字說罷又哭。麗娟道。二娘叔。如何主意。二娘道。你叔上說。要將喜兒解官處治。麗娟嘆口氣道。那。不長進的。若果有此事。隨叔上處治他。我也不好姑息。遇了這般阿叔。真蘭英哭道。蘭英無處伸冤。是諛死的了。要。死也只死在小姐跟前。怎好去到官出瑛露醜。慘極不二娘看了。紛然下淚。麗娟也弔下泪來。二娘道。我看蘭英回。

家五個月。不見他有恁破敗處。喜兒這奴才。是前世冤家。生成是冤害你的。蘭英。你不要氣。我須替你分理。蘭英向麗娟哭道。小姐。蘭英跟隨十年。小姐深知下人情性。難道小姐竟信有此事。總不替蘭英說一句兒。抱着麗娟的脚痛哭不已。極慘麗娟也哭將起來。搭着蘭英的肩頭道。你隨我十年。我豈不曉得你做人好歹。如今二爺信了喜兒的話。我若替你分理。二爺又道。我護短。叫我說什麼來。傷心那時張婆等死。不紛上墮泪。就是春香。因前日蘭英冤他偷鞋。他氣還不曾平伏。故此方纔走來。指着蘭英辨証。搥是發洩他的不平。然見了蘭英。恁般情況。也覺傷感。亦

墮淚不止。蘭英道：「總是諛死，與其出乖露醜，原死得不明白，不如今日死了，也得乾淨。」爬起來，走向樓窗，便跳。想到官寬隔的亦復不少，嗟夫。到。喘得二娘張婆等拖扯不迭。二娘道：「痴妮子，只要我們曉得了，這樣事原寬不到你身上，怎尋這般短見？」我去替二爺說，替你分理。麗娟亦寬慰兩句，張婆等俱護持他，惟恐再去尋死覓活。二娘到再思面前，十分解說，又指着喜兒大罵：「明是你偷他的鞋子，你這奴才坏了那樣良心，少不得要遭橫禍，不得好死的。」喜兒綁在那里，也只是哭。再思道：「若一解官，連侄女也覺得沒臉面，我今將喜兒那奴才逐出，蘭英尋一個人家賣去。」

若留在家中，便割了我頭，斷七留不得。總為前在家二娘苦勸再四，姑且留下，再思執定主意，必要賣出二娘，只得又來回覆麗娟。蘭英聽見要賣他，那里割捨得？小姐又復痛哭，到是麗娟勸慰道：「有聚必然有散，你我相依十載，情投意合，一時間叫你分離，我心下也十分難捨，但這件事，我們雖則深知，傷人却未必十分細曉。若仍留你在家，只道我糊塗護短，就叫我的不是了。割愛打發蘭英，真是大恨便見一斑。況且叔七主意立定，我若違拗，反是為着下人致叔侄分顏，但尋得一分好人家，打發你去，不久老爺便回，若有机緣，原舊相聚，也不可料。」二娘道：「小姐真是

快心三集

明白大道理的人。蘭英你且見事辦事。不必悲哭相勸。一
 回然後別去。蘭英便將前日再思及喜兒調戲之事說知。
 麗娟嘆口氣道。人家有了這等人。設心叵測。真是夫不幸
 了。分付張婆等不許洩漏。恐再思懷恨。別尋事端。此等德
 真不可及。若死德度者。便要聲張起來。伊阿叔抵鬧弄潯
 亂嚷。七。沒有清頭。傍人指為咲端。不但蘭英不能洗清。連
 到自已也。要拖在渾水裡。所以此等作
 為。豈但知休。亦且遠禍。非常人可及也。當下再思敬言。還
 要把喜兒打了三十逐出。那眾家人背地紛七議論。也有
 說二爺最歡喜七兒的。怎麼這般毒打。也有說大人家那
 樣事有不得的。恐人人效尤。成何家法。生成要懲治的。但
 是忒打得毒了。有個道那鞋子不知可是蘭英與他的。既

然相愛為何不秘密些。却與二爺看見了。受這般拷打。也

有個道那鞋子生成是蘭英與他的。不然喜兒難道扯這
 樣事在身上。倒要去受毒打不成。你道眾家人們為何都
 疼着喜兒。只因喜兒生得乖巧。與人和睦。故此眾人都肯
 照顧他。今見主人還要打了三十。然後逐出。大家跪過來
 討饒。再思發惱一回。也便饒過了。立刻驅逐出門。喜兒挽
 好了頭髮。對主人磕了四個頭。含泪而出。眾家人都劇分
 請喜兒吃酒。又笑煖臂。又筭錢行。喜兒道。如今叫我那里
 去好。李興便道。庄上儘有房屋。你且去住了。等二爺氣惱
 平伏。我們原求二爺收留你。你若沒有盤纏。我們各人隨

便相送喜兒暗中下懷。便依舊到庄上去住。不題。且說再思打發喜兒去後。分付家人四下尋人家。出賣蘭英。却好有個開綉綵舖的張家。要討人。叫說這張家住在揚州。却在涿州城裡。開個字號綉舖。有個舖裡主管。是涿州本地人。要娶一房妻小。你道那張家是誰。原來就是張玉飛的父親張哲。是他自己娶個偏房。既然如此。何不竟說自家爲甚。託名主管。他却也有一個筭計。一來爲自己是南邊人。恐北人不肯遠嫁。二來爲自己的年紀五旬以外。恐人家嫌他年老。三來恐人家見他要小。要他的禮錢。故此他只說那主管要娶。既然這狀。何不去揚州娶一個來。只

爲揚州女子。肯與人做小的。未必善于作家。且一路盤費。要費得多。又恐南邊人到此水土不服。因此處雖有主管。夥計。終久不比妻妾是自家。一路人。況且內裡也少不得一個當家的。因此要娶偏房。聽見李府有女婿出嫁。便要來看。再思便請麗娟去說話。不過說蘭英年紀也大了。況且又做事不端。家裏如何留得。虧他何以不是我把你用熟的人賣去。只爲暖昧之事。有碍侷面。你若要了。環使喚怕少了種。再討幾個。也由得你。麗娟道。但憑叔上。做主。當下張哲便同中媒來。再思不去相會。但叫張惠領了那蘭英出去。張哲一見。不勝歡喜。便議定了。禮銀六十兩。擇定

了日子來娶。麗娟迺與二娘商議也要看七對頭可配得。蘭英來便分付張惠傳話去說。張哲便將店裡一個少年。主管粧扮齊整。領到李家。直到后堂庭心裡。麗娟與二娘。在簾子裡看那後生。却也濟楚。不是個落寬相貌。也安了心。看畢。主管自去。且說蘭英惹了那場煩惱。鎮日悲啼。一來念着小姐深恩。未曾補報。二來朝夕追隨。指望相依一世。今忽然離別。何以爲情。三來那喜兒分明聽了再思。主見有心害我。雖則蒙小姐二娘等合家鑒原。然終被他惡名玷污。不能表白。展轉胸中。不能下落。茶飯不思。悲啼不已。麗娟雖是高明的人。不比小家子無識。然看到蘭英這

種情景也。覺傷心想他平昔從不曾討打討罵待他猶如姊妹。情類同胞。今一旦要離別。那里割捨得下。也是鎮日的流淚。恹惶二娘是一個極曉事的一來要和好他。叔侄情分。等蘭英嫁了出去。便免了許多是非。二來要安頓麗娟。恐他割捨不得。甚則違拘叔父。別生事端。次則私心憤懣。悲哀致疾。背了蘭英。倒下他幾句。二娘狠會周全。亦不可及。說道。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或者蘭英有心。也未可料。把這一番話。稍可冷七麗娟的心腸。三來要解慰蘭英。恐他受了污名。不能昭雪。今又倉皇離別。掛腹牽腸。設使尋了短見。不將這個妮子坑害殺了。豈不可恤。背着麗娟。便說道。男



長女大原要一個配頭。不是相守得老的。你雖則念着小姐。固是你的好處。但小姐是個知書達理的人。怎好違拗叔父。你若只管悲苦。縱使小姐捨不得你。不肯放你出門。旁人便要責備你。小姐不是了。惹得旁人議論時。不是你。陷小姐于不義麼。若說喜兒奴才害你。我們都已明白。你放在心上。盤桓他怎的。二娘甚好自古來。就是聖人。也有人冤埋着他哩。只要自己无愧。過意得去。便罷。那般外來之事。管他則甚。你今嫁了出去。小姐原待你一般。到美做一個親人來往。有何不可。那二娘不知費了若干心思。陪了若干口舌。夜來也領了福兒到麗娟樓上來宿。朝勸夜勸。麗

娟心腸也耐得定了。蘭英也勉強捱。麗娟將那六十兩禮銀。原交與蘭英。自家取出百金。叫王忠等星夜置辦些衣裳頭面箱籠之類。到了吉日。張家花燈鼓樂上門尋親。麗娟也叫個媒婆送去。蘭英跪着麗娟。抱住雙膝。哭道。這刺便打發蘭英去了。叫我心上痛殺。怎生捨得小姐。麗娟也抱住蘭英。哭道。我只道你去。還是睡裡夢裏。你今真個就去叫我痛心。如何是了。今後我身畔的人。要得似你的。那能再有。兩人相抱痛哭。二娘彈淚相勸。情景逼真衆了。環媳婦們見此傷心慘目。無不號啕大哭。憑你人家親生鍾愛的女兒出嫁。也不過如此。那時再思也覺得過意不去。躲

在私室裡不出來。李彥道也曉得此事情由，也怨着父親。作事不端，爭奈父子之間，只好自恨。又見蘭英受苦情毒，不忍見聞。平昔原不管着家事，落得不理。麗娟等哭毀多時，外邊催促，只得換粧分別。麗娟等哭送到正廳，方往蘭英痛哭上轎。比人家女兒別母的更覺傷心。上轎後行了不多時，到了張家，抬到中堂下轎。喜娘扶出蘭英，那時也住了哭，朝上立着。只聽得有幾個婦人出來，向媒婆打話道：「請大爺出來受禮。」身旁不見有人來，同立心裡驚疑。又聽得道大爺坐了，新娘行四拜禮。蘭英這驚不小，顧不得生巴匕羞澀，問媒婆道：「行甚四拜禮？」那媒婆從李家來。

只曉得說是小年紀的主管娶妻，却變做個老年人坐了受禮。也摸不着是怎緣故。也是驚詫，說道：「若是這般法度，是娶來爲偏作妾的了。」蘭英大驚，便站住不動。有見識人設使張家一了便說娶去做小，則何如。且說道：「我家只知不但蘭英不肯，麗娟和二娘俱不肯也。」說道：「我家只知道嫁來配作夫妻，不曉得爲偏作妾。怎成粧頭改面做這般事。我好命苦也。」說完便哭。那時賓相專等贊禮，樂人耑候作樂。却見娶來的不肯伏小，方曉得張大爺做事按頭捉脚的，便都不動。也驚詫那位女娘忒煞伶俐，從來不曾看見。那張哲見事有蹊蹺，一時叫他拜見，必要弄出話靶。一面着媒婆扶新娘，且到后堂坐了，一面立刻打發娶親。

人夫及搬運箱籠人等散訖。張哲先打發眾人散訖。自有主意省得在此說長道短。

進來后堂坐下。叫新娘媒婆都坐了。家人婦女俱站立兩

旁。張哲開言道。小娘子。你初進我門。便曉得分清理白。你

自然是個伶俐的人。不比尋常女子。你竟去了綉兜。我與

你說明就裡。與他講明了原委。甚有見識。蘭英竟自揭去。媒婆接了衆

家人婦女。把蘭英仔細一看。各七驚奇。從來不曾看見這

樣表。繳了頭。竟不似下人相貌。竟似那大人家的小姐。看

他兩隻眼睛。雖然有些哭得紅腫。那滿臉的皎艷光彩。乃

熠七耀人。從來道。灯下新婦。分外好看。沒一個不暗七唱

采。張哲是見過一次的心。下十分愛他。便道。我家住在南

直揚州。這里開個浮舖子。已是多年了。只因這里沒個當

家的人。故此來娶你。因你們家裡說不肯嫁到遠方。所以

託名主管娶妻。這是真話。你今既到我家。也只索由我做

主。你便隨了我。也不辱沒了你。七怎麼便不肯下拜。蘭英

道。我雖則出身微賤。頗知大義。夫婦一倫。便是女子的第一

生大事。初先來說娶與這裡主管為妻。我們下賤人出門。

固然沒有三代庚帖。因此上我們小姐。恐我錯配了人。所

以又叫這里主管。當面看過。那人卽是我的丈夫了。若又

隨了他人。我便是一身兩主。如何使得。如今若將我醜與

主管。嫁雞嫁犬。只索隨他。若要我葫蘆題再隨他人。便以

勢逼勒雖死不從。說得有理張哲見他說話侃七鑿七。詞嚴義正。小七年紀。便有這般經緯。決不是下賤終身的心。上有些感動。便道。你隨着我生男育女。便是上人行達了。就配了主管。也沒恁好出息。何必執此虛名。却便看做寔事。自古來多少正人君子。名公鉅卿。也都有婢妾所生。然要那為父的請名師益友。教訓他。方纔成立。像我們人家。方有這般力量。你既然是聰明伶俐的人。難道不曉得那個道理。也議論得是。蘭英悽然弔淚而哭道。我此來也是出于无奈。我有絕大冤苦。无人分割。我也是平等人家。自幼賣于李府夫人去世。只有小姐提挈成人。小姐待我不薄。也時常

東洋
所圖

說我了環數裡。沒有這般一個將來小姐適人。要把我配箇讀書士子。完我終身。每一念及私心自喜。不料受了冤隔。倉皇逼嫁。隨風弱絮。終墮污泥。下賤之人。不能自主。說完大哭起來。說得傷心可憐原來那張明我為人最好。雖則在市井中。儘是慷慨好義。所以他的兒子張王飛。肯為凌介山不平出力。他要娶偏房的念頭。只為要掌管家務。本不為好色娛情起見。今聽得說受了冤誣。倉皇逼嫁。又見他哀情無已。行路堪悲。心裡大有不忍。且他談吐安詳。有條有理。自待不薄。綽有深情。竟是一個知文達禮的書生。不是那恃寵撒嬌的婢妾。不覺肅然感動。迺道。你有何冤枉。且

對我說。蘭英迺將主人無狀。及囑家人寬陌。小姐又碍着
叔侄情分。以致分離遣嫁的原委。略叙了一遍。張哲奮然
而起。道。你家那等主人。真是禽獸了。離他也倒是好。我看
你言動舉止。自然是知書識字的。內外皆優。決不久居人
下的。后來定有出息。我要娶個偏房。不過要在此掌管家
務。我看你一定幹辦得來。我看你年紀又小。人物非凡。又
受了這般冤苦。我也不忍把你作賤。埋沒你的終身。我也
是仗義有守的人。我竟過繼你做個女兒。你便認我爲父。
將來我尋一個讀士子。好七嫁你。使你不致終墮汚泥。你
意下如何。那蘭英明敏天成。如何不喜。不等張哲說完。連
忙跪下道。恩人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好心擡舉下賤。還有
甚麼推却。愿來生犬馬相報。世世不忘。撲翻身便拜。張哲
道。今日又是好日。就將此香燭。我拜告天地祖宗。與你結
爲父子。當下拜了天地。設了祖先虛位。蘭英先拜認父親。
然后拜祖先。張哲叫家人婦女。上前相見。都要叫姑娘。一
面叫脩酒筵。父女兩人共酌。卽留媒婆陪了蘭英宿歇。那
時喜殺了一個蘭英。不意禍中生福。張哲做了這件義氣
事。雖失去了一個表綴小媽。却添了個能事女兒。反覺快
暢。獨有那些家人婦女們。在背地里議論。暗咲我們主子。
竟是獸的好。一個小媽兒。却是白丟掉了。生扭個賠錢貨。

來惹後日的煩惱。那些婦女們便有許多的彼此念頭。此等議論有等肯輸心服意的。看蘭英恁般標緻。又有作局。竟不論他出身卑賤。竟認真他是姑娘行達了。伏侍他也是理之當然。有等臉嘴光鮮的。自道個好。偏不肯說他人勝我。道他與我也件七一般。要我去低頭伏小。那肯便折這口氣。有等念小媽與姑娘。大有分別。小媽終屬卑微。姑娘便有身分。縱是大人家的丫環。原非好胞胎了。如今却要我們循規蹈矩。怎了得。无奈主人做定了。却也無法。到來日絕蚤。蘭英便打發媒婆。報知小姐。却好麗娟也差張惠到來。張哲十分相待。麗娟得此信息。一來驚喜。蘭英有

此造化。二來感激張哲。那有這等好人。滿心喜歡的光景。

好像平地裏拾着一件无價之寶。不知把來怎樣安放。

善然而遇真個難于安放。只有暗謝神明。對天而咲。舉家亦

不勝歡喜。二娘亦喜得打跌。縱把一天愁悶。不知撒在那

里去了。麗娟自此便不十分思念。又尋討了一個丫環。貼

身服侍。相貌雖亞蘭英。心地也狠乖巧。取名浦珠。也是心

喜。蘭英有造化。却似重逢之意。獨有李再思得了那信。着

實吃驚。這丫頭怎有這般運氣。料想張家是個財主。后

來若得一分好人家嫁去。反是造化了他。轉念一回。却也

無可奈何。只索丟開。那邊張哲見蘭英作事。果然妥當。不

勝歡喜備細將此事寫了家書寄去與家中妻子那張哲的
 妻子穆氏最是一個賢曉的人只生一子一女便不生
 育兒子便是張王飛女兒不上三歲便沒了心上正有個
 要過繼一個女兒的念頭這張哲家書上說得蘭英天下
 第一怎不快活是年秋闈張王飛戰不利冬間要到涿州
 看父今見家信上說過繼了一個妹子說得好處異常縱
 是使女出身也不管他料想父親眼力識人決无差誤這是有識見的丈夫
 正好上去看他穆氏備了些首飾衣章付王飛帶去正是

世間為母偏憐女

不是親生也是親

莫謂世人皆若此

只緣張氏一家仁

張哲以蘭英名字不雅改稱婉玉又念他沒個傍已了環
 道討下一個丫頭名叫蕊珠蘭英已改婉玉自後便依着
 張家名字叙去那婉玉事奉父親張哲闕愛視瞻孝念倍
 常支持下人極其平恕這四句是綱領家中婢僕无不爱戴
 從前驕慢倔强的念頭一總沒有了。一味順承敬色唯恐
 有不到家處惹姑娘的不快真是比着主人親生的也沒
 有那般貼服正是

治家治國總相同

持重公平便見功

獨有一般沒法處

貧窮難做阿家翁

閑話休題。且說素玉在劉家鎮日鰥居寡處。大凡女子在
 家有父母兄弟姊妹。皆屬天倫。若初到婆家。只有一個丈
 夫。其餘皆為陌路。若丈夫得意時。憑你貧窮受苦。也還有
 一件開懷。若丈夫不得意時。憑你堆金積玉。翠繞珠圍。列
 鼎重裯。呼奴使婢。總死得一件。可以消愁解悶。至確至當之言這
 素玉原有三好兩歎之病的。再加之搶來時。許多驚喘風
 波。日長歲久。總不見丈夫進房。想人家新婚燕爾。何等花
 團錦簇。鬧熱風光。獨我弄得無情无緒。雖則二娘日逐差
 人來看。送長送短。總屬無益。漸之發熱不退。咳嗽吐痰。竟
 成了不起之症。設身處地。素玉真個難為情。自然要氣死。再思無顏上劉家大



門劉世譽也不來請你。就是素玉也曉得了老子。設計搶
 親差誤之事。狠恨着老子。喪了良心。遺害在女兒身上。十
 分刻毒。亦不要他來見面。只有哥也李彥直。念同胞姊妹。
 願不得羞赧。曉得妹子有病。暫時到劉家看覷。劉世譽也
 還接待一二時。劉思遠雖沒有見兒子的家信。然常有家人
 來往。露了風聲。察知其細。寫書信責備兒子。兒子恃頑却也无法
 无奈世譽向來由着心性。父母又獨鍾愛于他。不但不自
 悔責。趁勢便寫個情節與父親說。已前不稟知之故。是急
 于娶歸。故此信了李再思之計。不道再思將自己女兒調
 換了。如今聞得李奇勳將次滅賊。倘還朝覆命。必要父親

當面求親。若還巡撫山東。必要央媒去說。思遠雖則說着。兒子不是心裡到底護短。寫信回家來。都是半推半就。帶教訓帶商量的話。世譽見了。明知父親怪他不勝大喜。所以總不去絮聒。白子相再思也得耳邊清靜。却不曉得他父子們的笑計。只道世譽息了念頭。正是

庸人擾也日无休

只爲錢財強出頭

一到做差无意興

又圖安靜怕諒求

話分兩頭。再說李績自被箭之後。有石佩珩料理軍務。整肅諸營。柳延秀料理湯藥。不離左右。那時大軍圍着宿遷。賊勢已敗。若竭力攻打。自然一攻便破。只因醫箭瘡的官

說道。忌聞金鼓之聲。恐傷瘡口。須保護一月。后方可无事。

故此石佩珩傳令堅壁緊守。不許妄動。違者軍法處斬。城中馬述遠聽了胡恩笑計。且自支持。指望或有山賊草寇。聞風響應。還可圖王定霸。看見官軍絕不攻城。料想必因中箭之故。自謂得計。把軍務一總託與胡恩周普。自己惟有潘美婦女。沉酣酒食。真是燕雀處堂。且圖安樂。相持多日。李績漸已平愈。却見家中差王忠到來。稟了來意。李績也不回書。卽口付家信。打發王忠去訖。又過了十餘日。李績箭瘡全愈。便集衆將商議攻城。石佩珩與柳俊同獻策道。賊人勢窮力盡。不肯出降。必思逃遁。可令曹庸山攻東

王五倫攻北門張達攻南門牙將王祺等保大營攻西門皆把軍士分作兩隊一隊直晝一隊直夜互相歇息此是防敵

逃走之法

石瓊同柳俊自西門大營分統本隊傍城環繞晝夜

常川巡邏又撥遊機馬兵二十人于中散行察聽倘一門有警立即通知李績依計調撥晝夜攻打喊殺之聲不絕馬述遠聚周胡商議胡恩道外无响音内有憂危守則不能戰又不敢唯有出降可圖俾馬述遠道不可官軍懷恨出降必无生理不如逃走爲上胡恩見事已无解亦思逃遁商議定了縱不與頭目說知仍督責衆兵把守東南西三門自己同馬述遠周晉并十餘親信之人在北門守城

馬述遠不知其故胡恩道我見東西南俱有大將守把獨

見北門是王人傑的旂號今夜作備開此北門逃出倘遇

王人傑攬路還是我們當初一黨或有面情也未見得胡

也有美計那知官軍已有準備

馬述遠深以爲是且說官軍攻了三日不

見動靜一夜三更時分北門營中鼓噪那時石佩珩正統

兵巡到報稱城中有賊人潛開城門逃出人却不知佩珩

急勒馬向前火光之中只見有十五六騎賊人正被王人

傑截住佩珩指揮本部團七圍裹將來馬述遠左冲右突

劈面迎着佩珩揮刀便砍佩珩用戟抵住馬述遠掩一刀

刺斜便走前面圍的官軍惟恐走了大叫放箭連听得弓

絃响急忙撥轉馬頭。佩珩見他走時，隨後緊追。馬述遠撥轉馬來，正值兩馬相交。佩珩眼快，右手持戟逼住大刀。左手扣住他勒甲皮帶，輕匕提過馬來。馬述遠撇了刀，前來招架。恁當得佩珩力大，帶將過來。脇下用力一夾，馬述遠喊叫如雷。佩珩擲之于地。官軍蜂擁上前，頃刻細縛定了。那時遊機馬兵一聞北門鼓噪，星往各門知會。蚤已迎着柳俊。柳俊聞報，飛馬前來。正見王人傑獨戰二賊將。賊將口中大叫王將軍，放我一條生路。柳俊揮刀向前，賊將便分騎抵敵。那里招架得來。一來唯恐不得脫生，已是膽怯。二來柳俊英雄，却恁生攔攔。又在圍兵之中，馬難馳騁。被

柳俊追上，一刀砍去。正中馬后，馬痛極跳躍，把賊將跌下地來。口內兀是高叫，愿降。蚤被軍士一索網住，乃是賊將胡恩。那周晋正與王人傑交鋒，見胡恩被捉，心裡驚惶。弓鎗皆墜，也被王人傑拿了。其餘十多騎頭目，也奮勇冲殺。恁當得佩珩柳俊等，逼緊追殺，殺死五六人。活捉一半，不曾走脫一個。已是東方發亮，城內守城賊兵見北城外喊殺連天，各城俱鼓鼓震地，却不見了主子。驚惶無措，下城亂竄。被百姓們大家鬧亂起來。賊兵愈加慌忙，自相殘殺。終究名多賊少，被百姓們殺的殺，縛的縛。一縷拿住，大開四門，迎接官軍。天色大明，都集到西門大營裡來。李續隆

帳石佩珩解到馬述遠。柳俊解到胡恩。王人傑解到周賢。其餘牙將等也解到賊人十餘名。城中百姓捉拿賊兵及斬賊兵首級都來獻功。李績大擺軍容進城安撫。衆將俱捉得那賊人妻小解到巡抚公署前。一審了來歷。總屬擄掠來的。悉召親人領回。李績一面囚了叛賊。打點進京。一面紀錄有功軍將及殉難文武各官。又飛機遇賊地方。着令有司詳細搜訪。義民節婦。各具細冊。彙本申奏。缺官所在。報部選補。一面大設筵宴。慶賞軍功。但見

綵結鰲頭香焚獅子。東西席面擺設玉尊金盃。上下筵間陳列獅仙。鳧鹿堂上軒七舉七。一個個昂

藏儀表。都是那能征慣戰的英雄。皆下躋七鏘七。一隊七偉岍身軀。盡是這奉命效勞的軍士。樂翻舊譜。殺孚吐勇。凱歌傳舞。按新腔。喜動容顏。軍氣盛。車行酒。馬駝炙。何殊牛飲三千。裊重席。昂列肴不異虎蹲一座。滅此朝食。方能痛飲。勞諸君懿彼武功。深羨榮名。光史册。百姓歡歌。道路萬民樂業。農桑。正是于戈端賴將軍定。共與將軍享太平。好

拾

李績既已犒賞軍士。題本進京。不一日。朝廷旨意下來。着李績帶領石柳等。陛見。叛賊獻俘。其餘官將各歸汛守。候

陞義民節婦另行贈獎。李績聞命即行。此番重過兗州。竟性聞知遠接與柳俊相會。備說山相公遇見令親褚愚。又遇見尊管魏義。已于前月進京去了。柳俊得知魏義亦已聚會說與石佩珩。俱各欣喜。看收處那時合省的官員无不具稟申賀。王御史亦親來會賀。一路官員士庶軍民迎送非常顯赫。不則一日將到涿州。正是

凱旋千里息風塵。

玉詔遙頒自紫宸。

推愛三軍思李廣。

不殘百姓想曹彬。

望旌迎拜馬前吏。

擁旆爭看市上民。

莫道顯榮誠盛事。

沙場勞苦不堪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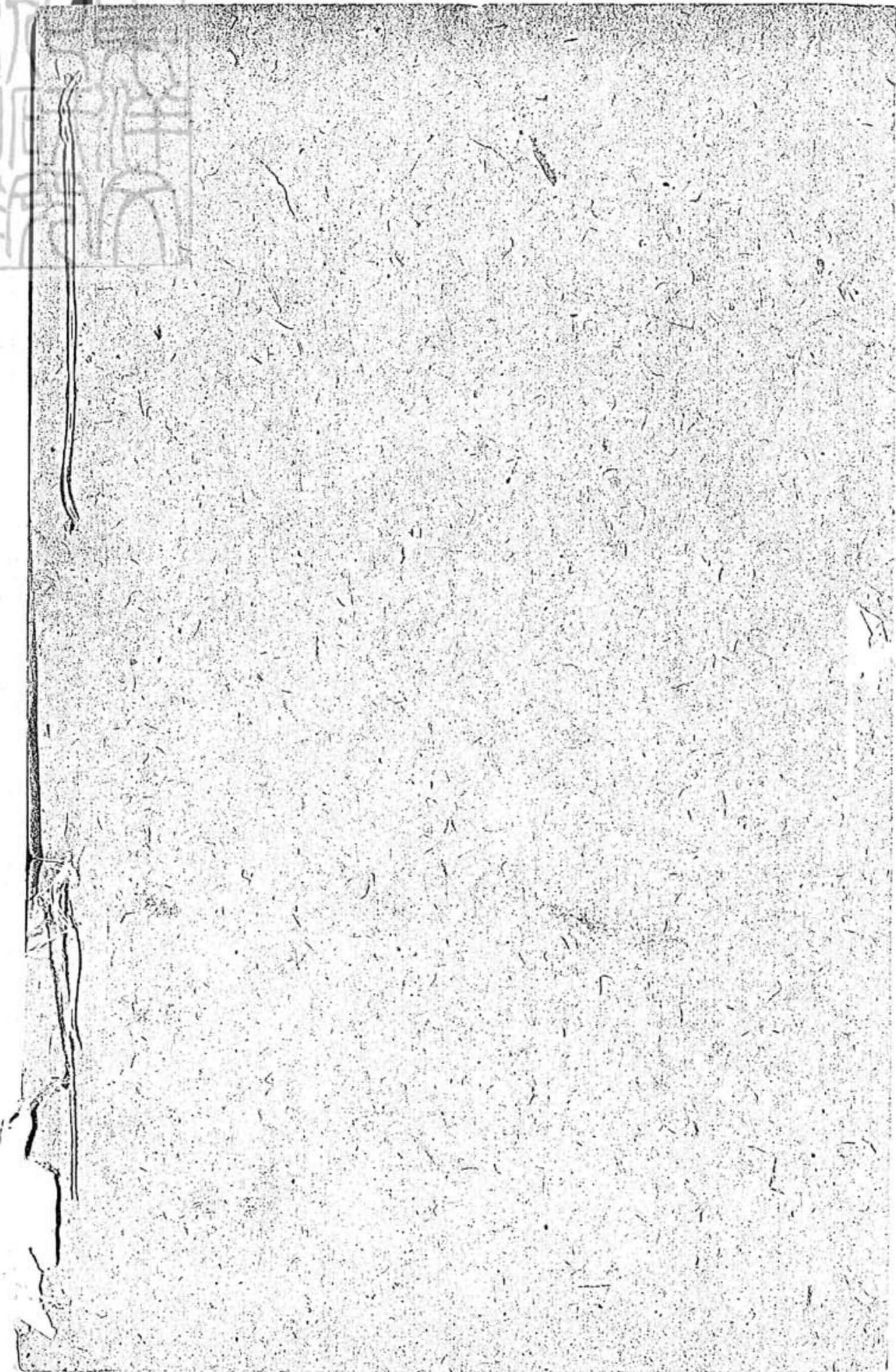
李績等滅賊還朝。有分教。國事總完家務又生。支節功名方顯。姻親更有機緣。未知涿州有何事情。且聽下回分解。

人于窓下見書籍所載。如張哲等所為之事。輒昂首若不經意狀。曰。此皆人所能為事。爾何足為異。及至身處其地。竟無一毫可以及得此種人。真踐丈夫也。我奚暇深責。博通今古。便為名儒。輒曰。千古心學。我得其傳。賢關聖域。我躋之矣。究其平生隱微。殆有不可問者。見此等性靈義舉。但藐之曰。此其一端小者。爾噫。可勝嘆哉。麗娟主婢。分別一種至情。描西如見。昔人所稱吳道子寫生妙。

手未必如此曲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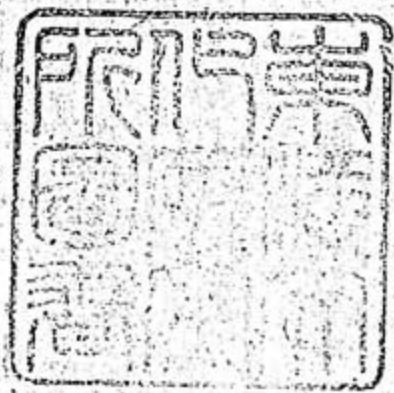


所
圖
書
印



0 1 2 3 4 5 6 7 8 9 5

双紅堂
小説
77(10)



科 2014 - / 0

快心編傳奇三集卷之二

天花才子
四橋口若士

第四回

焚貢院天庇奇才

獵上林君嘉神箭

詞曰

功名若爲一人偏特地棘闈。少年得意真堪羨。
也。直是平步登仙。前番避禍此番邀福。禍福總由
天。聞雞起舞着先鞭。功烈已歸然。今朝喜得君
王眷也。方顯艸莽英賢。射鵬神技除克勝。籌謀勇

實兼全

右調御堦行

話分兩頭。且說凌介山同魏義褚愚周貴四人在山東兗州府起身。一路曉行夜住。渴飲飢食。趕至京中。已是八月初六。大家見場期已逼。還要去納監報名。一兩日裡。怎能停當。料想不能進場。凌介山十分不快。然也是无可如何。那周貴却甚了當。尋了一所寓處安下。卽在貢院東邊。離貢院有三里多路。明日便去察訪吏部薛主事下落。在會同館裡查問。那薛主事于上年已經調了外任。出京去了。周貴訪得的確。回寓報知。介山聽了。又添上十分不快。褚

愚道。此事我原料到。便和周貴商議納監。凌介山道。今科既不能進場。納監却也无用。何必又費你的錢鈔。褚愚道。相公說那里話來。家鄉既有仇家。不便南返。若不納監。以圖將來。却不把功名拋廢了。搃則是納了監。在監肄業。若不樂住在京中。原可到我那邊去住。再打聽家中事體。乎定。然後去留。悉聽相公。還有一說。如今山東賊寇未知如何。相公莫作歸計。凌介山見褚愚說話有理。又見他作事。是這般懇摯的了。便不好只管却他。順其所爲。帶來的周貴。果然能事。他原隨着姚茂功幾年。不但路途在行。而且又曉得衙門規矩。善于察探。不相知的人。只要打了半日

淘便莫逆了。監貌辨色登答得來。都中窵曲。所以褚愚這等忠厚老成人。有了周貴也。變作伶俐人了。褚愚凡事付託。也不猜疑。當下周貴取了銀子。便去部裡替凌介山納監。原是凌六鰲的七名。搃不提及江都縣裡生員。到了初十日。已是部裡給有執照。准你監生。便得咨入國學。又在祭酒那里用了常規。撥在東舍肄業。共費去三百餘金。事件都已安妥。凌介山也自歡喜。十一日。奉謁過堂上老師。出來到貢院前過。只見許多人擁住了。不容過往。走路的都要迂道遠行。知是第二場點名了。凌介山立看一回。喟然長嘆。自念若得蚤進京數日。停當了監生。便可進貢院。

考試。或者我們南卷。自與北邊才學不同。微倖中式。豈不大快心上。便忿忿不平。又念功名遲蚤。自有定數。氣他則甚。看了多時。天色將晚。忽然起了大西風。初起時一陣兩陣。稍有間斷。到後來漸大了。搃无歇息。霎時間。灰沙塵土。蔽滿空中。日色无光。風威大作。怎見得好大風。

飛廉逞怒。屏翳揚威。初起處。篩竹搖松。喜聽凌空。送韻。到後來。金戈鉄馬。愁聞震地狂號。玉樹亭。也慮摧殘金谷。井梧拂。不堪搖落銀床。詩人有。且暴之訛。終朝興嘆。壯士具奮然之志。破浪乘時。征夫行路添悲。戍卒守邊加警。飛塵捲土。滿空霧。

起烟騰。拔木揚砂。徧地山鳴谷應。任是你深沉重
幕。吹將來寒色侵肌。縱饒他幽靜清齋。隔不斷紅
塵撲面。正是天上雲迷遮白日。海中濤激湧銀山。

可作一篇風賦

凌介山見風色大了。便走回寓所。褚愚等也因風大。俱回
寓中。褚愚道。相公今日叅謁老師。為何去了許久。介山道。
轉來在貢院首經過。看他點名。立了多時。故爾來遲。褚愚
道。相公若早進京數日。此時也在場內了。介山嘆氣道。方
纔我也是那般想的。但是有命存焉。我若有進場造化。又
不躲避災難了。魏義道。而今事已如此。相公也不要盤纏。

徒然不快。少頃天已夜了。風勢只管大。褚愚道。明日風息
了。便好。不然場裡頭如何做文字。介山道。便是。就有了油
幔布袱。遇着這等大風。灰沙先難招架。我與你南邊也未
見那等大風。卽有也是稀逢的。周貴在傍道。北邊的大風
是不時有的。更有很大的哩。真個要吹跌了人。閑話一回。
吃了晚飯。上牀安睡。半夜時候。褚愚起來小解。還聽得風
聲朱息。便不敢大開門扇。略露一些。以便撒溺。只見得庭
心裡大亮。心上奇異。那時月已躡山。那得月光狼亮。拽開
了門。探頭向天上打一看。只見得滿天通紅。明知是火。但
不聞喧嚷聲息。却不知何處火起。料來隔得遠哩。心下雖

則吃嚇。還不十分着忙。低低的喊。那周貴起來。周貴在睡夢中被叫。驚醒轉來。問道。有何事故。褚愚此時已穿好衣服。答道。周貴你快起來。外頭不知那里火起了。周貴聽見了吃嚇不小。急忙起身。蚤已驚動了凌介山。魏義聽見個火字。一總都起來。周貴尋了火種。點上灯時。主人家也都有起來了。只聽得街坊上人。殺喧闐。馬蹄兒走得响。魏義是老到的人。同褚愚。介山等在房中。周貴出門打聽。不一時。打聽得來說。貢院內火起。原來此處離貢院有三里多路。故但見火光燭天。不見火殺。聒耳。後來街坊發鬧。馬蹄殺响。却是巡城坊官。以及巡夜汛官等。因救火經過此處。

故此响動。那時火光盛大。盛合京城皆知。周貴付了一信。又看火去了。凌介山道。貢院內頗多房屋。赴考的。以及在场人員。又衆自然到。傷人地位。且值那般大風。不知幾時。總熄大家咨嗟了一回。幸虧此寓離貢院遠些。總不見人家慌亂。魏義道。前日尋寓所時。料想進場不及。故尔尋了這遠的。不然也尋了近地。如今那火起。却不大受驚嚇。介山道。據你說來。若進得場。便尋近寓。這個還了得哩。這段叙得入神你們在外的驚嚇。何足爲奇。我在場內的受嚇。如何是好。魏義二人會意了。又咨嗟感嘆。倒是不得進場的造化。只見空中有火塊。或大或小。從西邊飛將來。也有落在庭心。

裡像似紙張式樣。褚愚道：你看麼？離了偌多路遠，尚有火塊飛來。這場火燒得利害了。介山道：必然是燒着了文卷房了。不那有這許多紙張火塊？少傾天明，火猶未熄。你道那貢院內的火，因何而起？只爲那西風起了，寒冷逼人。那些外簾官員帶來的吏書家丁們，因侍候官府，夜深天冷，聚在空屋裡向火。偶被傳喚，一闕走了，竟不將餘火打滅。被風勢捲散，便延燒旁屋。却也是不測天災。數該如此。那火乘着風塊，只管打起旋窩兒來，把火散了一貢院處，七燒着滿場士子，有點名蚤的進了號房，也有假寐的也有真睡的。候着出題，今被火四路亂燒，不知東南西北亂跑亂撞，都有走入火中自尋死路。滿場號哭之聲，呼天搶地。初先院裡號呼，外面來救火的官役兵丁，還指望內裡人多自行撲滅。後來火勢愈熾，見得不好了，只得打開頭門救火的，直擁進去，裏頭避火的，又亂擁出來。此時官不成官，士不成士，人殺鼎沸，有如山崩地塌，海愁潮湧之聲。直鬧至天明，火尙未熄。火塊飛出貢院牆垣，延燒居民房屋。救火的也無處下手，惟有亂竄，吶喊直到向午時候，風色息了，火也萎了，方好檢點查看。只見一個貢院前半段竟爲灰燼，後半段也只好十存二三。場內士子與執事人員役等，共燒死數百。此時凌介山與褚愚等也到火場外面。

觀看離了里許猶有火氣薰騰。只好遠望。燒死舉子的親戚家人。望場號哭。披髮震天地。御史等官。飛章啟奏。天子大驚。查不出因何起火。在城官員。凡有干係的。无不分別議處。又着令府尹查察。被燒舉子。每名給銀五兩。與他親人家僮等。招魂歸葬。其屍骸是死從尋覓的了。有旨諭工部官員。卽行建造貢院。限九月內完工。改十月內舉行鄉試。上諭一下。工部立刻遵行。星夜掃除火場。那些骨殖。一摠載出城埋在一處。后人有弔被火士子題詩於上曰。

回祿如何也忌才。

秋風散作棘圍災。

碧桃難向天門種。

丹桂翻從火裡開。

豪氣滿場爭吐艷。

壯心一夜變成灰。

渡江勝事今何在。

白骨稜七漫作堆。

凌介山得子這個消息。不勝大喜。晝夜溫習。每逢監試出案。都在前名。自此介山只在寓裡埋頭讀書。並不嬉遊怠玩。光陰迅速。已到十月初旬。貢院已是建造一新。到了初八。褚愚等已把進場事件。蚤七打點停當。日色匆匆。午便點名進場。那凌介山在場中。七真七草。不到一鼓前後。早已謄完。又細七磨對一番。到明日五鼓出場。褚愚等接着回寓。褚愚道。相公文字如何。介山道。我也是盡力量做的。不知試官中意不中意。這却由得命了。到十一日。又點進場。

十二日一更以後又出場了。十五日又進三場。那日更出來得蚤。未夜便回。這時十月天氣比八月晝刻更短。只因凌介山是用過苦功來的。溫習一月有餘。故此進場竟不費力。褚愚等竟穩捏定一個舉人。日比巴望。凌介山口雖不說。心上也是已不到的念頭。生成有的若是我死。正是此想。則你此來何幹。世人誰不愛功名。又道文章無定評。憤也自甘荒歲月。自然到老百无成。

閑話休題。且說凌介山考後靜候佳音。至十月二十八九等日。尙未揭曉。到十一月初一日五更。忽聞大砲三聲。曉得貢院前挂榜。周貴要去看榜。介山道。有了自然報來。無

名看他何益。褚愚等必要去看。正說未了。外邊一片報喊。鬧將進來。有數十人蜂擁而入。却是報錄的。報凌相公高中第二名經魁。原來凌介山先擬解元填榜時。拆出見是南直人。且係監生。主考是北直人。偏要與本省人爭氣。且上科已中了南直人。你解今若再中南人。本省便不成體面。因見第二名卷正是北直。又係廩膳生。負把來調換了。爲此凌介山中在第二。那時介山喜自不必說。到是褚愚三人分外歡喜。留報人吃了酒飯。少傾二報。又來午後。全錄都到。褚愚一總打發。介山自中之後。便有謁主司投親供。泰堂函卯許多忙亂。吃過鹿鳴宴。介山乃與褚愚商議道。

已前原作料納監後姑且在京住下兩個月打聽山東賊
平了。便好給個假到你那裡去住。今既僥倖成名生成要
住在京中候來春會試。那些盤纏用度。那裏措辦。我房師
係大名府元城縣知縣。我意欲往彼謁見老師。便好措得
些盤纏。你竟可以同周貴回鄉。且過了歲。到新正裡候你
入京。有何不可。褚愚道。我本意竟住在京中候相公來春
連捷。若說盤費。我家一面取來。今相公既有此策計。悉憑
作主。直截但是大名去路頗遠。魏叔一人那里料里得來
叫周貴隨了去。方好介山道。你老人家獨自一個走路。那
里穩便。我心上也不安。褚愚道。近日聽得山東賊已平服。

李巡撫將已進京。路上太平。我一人可以獨自回去。相公
帶周貴去好。介山道是不妥。周貴道。小人有個策計。是極
妥的。近日在此遇了南邊一人。姓名叫做方昌。是南直和
州人。並無父母兄弟。有個族人。狠要欺他。佔他房產。因此
忿氣進京。情願跟隨官府。圖個生計。年紀有二十多歲。竟
是一個會事的人。見得極不相知。人打小人與他頗稱相
識。前日有個選知府的要收個家丁。這方昌去見了。却不
肯跟他。曾對小人說。那主兒不是好人。跟他沒用。今尙未
尋得主子。今相公若叫他使喚。他決然心肯。相公看他也
自然要的。介山聞言大喜。卽叫周貴尋來。去不多時。果同

一個少年來到見了凌介山便磕一個頭起來站着介山看這廝白白面孔五短身材却是一個極跟得出的小廝問他家鄉名姓何故愿出來跟人那方昌一一荅應明白。白。有原有委不似捏造出來。介山心下頗也中意。彼時科甲喧赫。一僕不敷驅策。故買方昌一段黥綴極合。周貴道相公要他跟隨。小人對他說他甚喜悅。介山道你出去問他每年要得多少辛力錢說定了方无後悔。只見方昌扯了周貴到外面去。不多時同進來。周貴喜着道。適纔方昌道相公是個大貴人。他要靠着相公。只要得五六兩銀子。做件衣裳便費了。介山未及回言。褚愚便來攔撥。介山原已中意。欣然依允。方昌又

會寫得幾個字兒。魏義寫了靠身文契底稿。方昌自己寫就。介山收了。褚愚卽付銀六兩。方昌接去。隨到飯舖裡。取了鋪蓋來。重新叩見。那時褚愚又與寓所主人做了定規。以便介山轉來存札。歇一日。介山便別了褚愚。同魏義方昌往大名府元城縣進發。褚愚也收拾行李。同周貴回到家鄉。按下不表。且說李績將到涿州。李再思曉得了。正打眼起身迎接。恰值李績差家人袁應。先到家報知。見了再思。述了話。然後見麗娟略述滅賊緣由。及起身日期。麗娟大喜。問道。如今老爺將回。還是竟進京去。還是到家暫住。幾日。袁應道。老爺會說來。不到家了。一直進京覆命。侯旨。

再行斟酌。對小姐說不必前來。更不必差人來接。麗娟道。家人總則閑着。便着他前途迎接何妨。便令王忠張惠明。蚤同袁應前去迎接老翁。次早三人領命去訖。隨後再思帶了六兒彥直騎頭口一路迎來。不便叫喜兒隨行。獨令李興跟着。到了雄縣大樹店地方。恰便迎着了。就在打尖公館裡。兄弟相會。離別十年。悲喜交集。慰問拳拳。李績見侄兒長成。相貌頗好。舉止言談。皆是那讀書人本色。問知已納了監。定了親。心裡十分大悅。又道。前得家信。知道弟婦病亡。使我驚悼。後知我弟已收婢作妾。又得一子。更是喜事。小侄兒資性相貌如何。侄女已出字否。李維道。弟婦

亡後。內裡實在無人。故卽以婢阿厚爲妾。生子名福兒。纔四歲也。還不甚頑蠢。女兒已於前月嫁與劉思遠之次子。把那搶親一節。絕不提。李績又問及麗娟。李維隨答道。侄女賢淑異常。俱相安無事。把那蘭英一節。更絕口不提。乃道。前日聞得宿遷消息。弟因病不能遠來探問。也沒有寫信來。直至王忠回日。舉家方得放心。李績也述叙一回。是夜再思另尋店安歇。明日一同起身。李績打發公務了畢。便請再思相會。各叙家常。滅賊等話。到涿州時。李績打發家人回家。傳語麗娟。再思父子也別了。回家。李績竟同石柳連夜進京。旅店往歇。待進過朝。然後尋寓。次日早朝。

天子陞殿。李績率領衆將隨班朝見。過李績另出班奏知。天子大喜。大加慰勞。特宣石柳二人上殿見駕。石柳二人重復山呼。天子一見喜動龍顏。大加稱賞。二人隨謝恩辭出。天子面諭兵部議功優叙。所俘賊人。卽着李績押發市曹正法。時滿朝衆官見了石珮珩柳俊。年少英雄。无不稱羨。俱賀李績得人。李績同刑部官將馬述遠等處決。訖天子遂賜李績石柳三人御宴。着吏兵堂官陪宴。李績率領石柳謝過恩。合朝大臣都來賀慰。也忙亂了好幾日。柳俊與佩珩商議尋訪介山。只見天子傳出一道旨意。御駕親往上林苑打圍。便令李績隨駕。帶領石珮珩柳俊要觀試技勇。李績得旨。集石柳分付。務要小心。天子面前非同小可。到了那日五鼓蚤朝。天子又當殿傳旨。宣李績統羽林護駕。少頃擺齊鹵簿。天子親行。但見

祥光籠地。瑞靄騰空。都護雲屯。羽林蟠集。前導的。函角頻吹。對七綉旗開五色。後擁的金瓊疊奏。行行彩扇列千重。左龍驤鎧甲層層。總是那都督將軍。執劍橫戈。說不盡英雄氣象。右虎翼錦袍簇簇。都是那國公候伯。控鞍勒馬。描不盡富貴形容。提鑪內馥郁奇香。出自內府珍藏。不數伽南龍腦。行廚裡精華玉食。盡是上方烹飪。何殊鳳髓龍肝。玉

輅金根。馮和噓。七烏紗象簡。鴛序鏘。七金吾整肅。警
鹵簿之參差。銀璫奔馳。集犬鷹之奮厲。正是寶蓋飛
來。知帝主。龍旂颺處。識君王。天子行幸。確有此等鹵
簿威儀。非以耳爲目。望
空指擬
之言。

天子駕至苑中。在正殿中坐了。文武依班序立。便令石瓊
柳俊射箭。果是矢不虛發。又令比試技勇。件件皆精。文武
官寮下及校尉軍士。無不暗喝采。天子龍顏大喜。大加
稱賞。又令羽林軍擺下圍場。天子憑高下視。那些軍士們
四下裏打起獐。犯鹿。兎。各武將都要顯能。放馬擒拿。石佩
珩與柳俊二人。竟是兩個花球。在圍場中左旋右繞。打得

那些走獸。何處逃生。只見遠去的被箭穿胸。貫腦。滾翻身
蹄。爪朝天。近來的迎刃破腹。斷頭噴出血。肝腸塗地。既圍
獵許久。日已平西。傳旨收圍。各將官俱在殿前。各獻所獲
禽獸。比較多寡。獨有石柳二人。捉獲甚多。衆人比來。僅得
其半。天子親至陞前。閱視。看了不勝大喜。正與大臣問答。
稱說石卿之能。只聽得天上鷹鳴。石佩珩要顯手段。拽起
弓。覷清那隻飛鷹。颺的一箭。正中個着。只見連鷹帶箭。跌
下地來。天子大喜。道古稱射雕。不過如是。便傳旨擺宴。所
獲禽獸。半付御廚。其半給賞。各官李績。石柳。獨從其厚。以
示優異。有獵上林賦一篇爲証。

時維仲冬日。詆其吉曠。塋草衰茂。林葉脫大阜。堪
升羣醜。莫匿乃較武勇之材。欲覩鞞鈴之業。嘗仰
慕乎車攻。遂有事乎田獵。但見田車既好。徒御不
驚。旌旂交蔽。戈戟縱橫。天子乘盞而警蹕。群侯躡
馬以趨迎。此日隨班。謹效能於牧圉。平居講武。自
無媿乎干城。尔乃鷲和噉。七甲騎森。七出自禁。闔
大乎上林。徒既選而行狩。伯既禱以來歆。馬習人
而踏險。人倚馬以從禽。靡不窮搜岩穴。疾騁山岡。
手揮鋼槩。臂挽火槍。幽壑效靈。而顛豁駭。獸擬走
以倉皇。發矢則殪。此大兕揮戈。則斃。被貪狼豺虎。

相依而顛蹶。兎狐感類而悲傷。於時犬伺林間。隼
摩雲表。下既逐乎走獸。上復卽于飛鳥。九霄搏擊。
離鷗影。隨斜陽。萬箭飛騰。鵬鷲翅垂。荒草乍看。雨
血風毛。漸覺天空。雁杳。至其日暮。稽功積禽。成阜。
月明。休士繫馬如雲。天顏悅而賜筵。優厚詞臣。樂
而奏賦。繽紛美明良之景運。羨豪杰之超群。匪直
五紕誇壹發。良由獲勇冠三軍。斯舉也。豈曰逞外
作禽荒之念。亦以見內修武備之功。繫以詩曰。
恩深補助。閱春秋歲晚。猶將武備修。獵較三軍道。
士氣禽珍。上殺薦神羞。兕觥共獻。君王壽。狐腋還。

爲公子。裘翠葆。叢中窺燕。賞歛同夏。諺頌王休。

當日天子駕宿苑內。明日各官謝恩畢。隨駕回朝。吏部九卿啟奏。擬李績兵部右侍郎。石瓊柳俊俱擬專城遊擊。王人杰仲大德授以署守備。天子以功高賞薄。特降恩旨。擢李績爲兵部尚書。石柳着以總兵補授。投誠兩員着以守備擢用。着令兵部開列缺員。以憑欽定。聖旨一下。兵部裡不敢怠慢。正值吳淞地方總兵員缺。開缺具題。聖旨卽着石瓊補吳淞總兵官。柳俊候缺卽補李績。意欲回家去省墓。又念初有軍功。苟人豈无猜疑。不便告假。且到部一年半載。再作計較。一面擇吉上任。一面寫了家報。慰問弟女。

家中已曉得陞官等事。麗娟不勝大喜。卽附信與婉玉。俱各快心。獨言石佩珩與柳俊无甚根由。報房裡无從討信。

雖知石佩是山西人。那山西省的報房去查訪石家。却無個住居家室。只好胡亂尋些親族報知罷了。閑中點綴一筆。豈知是極

要緊那浙江省裘家无從曉得。所以總不知風。柳俊出身

宣府。後遷比直。孤丁獨戶。報房裡竟無從尋覓家鄉。這都不在話下。再說石佩珩有了地方。原要伺候勅書文憑。照例等待。但念父母坟墓遠在山西。不能回家祭奠。心下好生難過。然也无可如何。姑俟後日。柳俊見公事稍暇。便到父母坟上祭奠。建築坟塋。連那義母柳寡婦坟墓都行修

造一面訪問主人消息。見北直登科錄。上有凌六鰲名字。係南直揚州府江都縣人。由監生出身。中北直鄉試第二名。經魁柳俊一見大喜。說與李績。石佩珩亦各歡喜。連忙查訪寓所。方知往大名府元城縣見房師去了。石柳二人好生不快。然自料要候缺。候憑介山自然回寓。且安心守等。不表。却說劉思遠見李績滅賊還朝。曾拜會道賀。深致殷勤。候李績到了兵部公事稍閑。迺與一個閣下是思遠朋比忘形的一黨。說知要向李績求親。那閣下欣然願爲執柯。自己又不便褻尊。轉託一個同類之人。卽是李績的同年傅彙征。現居戶部侍郎。叫他將情轉致李績。那日朝罷回寓。只見戶部侍郎傅彙征來拜。李績迎進坐下。畧說些別話。便將閣下爲劉思遠公卽求親之事。說知李績聽罷。愕然道。思遠有幾位令郎。傅彙征道。有兩位大令郎。已得過令孫了。如今要與年兄連姻的是二令郎。李績詫異道。思遠二令郎。卽是舍侄婿。係今年十月內婢姻。前日舍弟相會言之。鑿也。怎又又要與弟連姻。年兄莫非誤聽了。那傅彙征但奉閣下之命。却不曉得那些原故。今見李奇勳說出。竟弄得无話可答。只得道。某閣下與弟面談。具述思遠之意。極其諄懇。今年兄却又說得如此。這事却甚奇怪。待弟就去面會思遠。看他有何緣故。再來奉達。不然弟竟

孟浪極了。說罷卽起身別去。竟到相公府內。一路尋思。甚是懊惱。劉思遠已娶他侄女。怎麼又去求親。閣下未悉根由。卽便叫我去說。却討恁般沒趣。尋思未了。已到相府門首。下轎傳報進去。閣下出來迎會。傅彙征便說知上項的話。閣下也愕然道。學生據思遠之言。特來相託。已娶之事。寔有未知。便着人請思遠。須臾請到。相見坐下。傅彙征又將李績之言。述了一遍。閣下也埋怨了兩句。劉思遠料難隱瞞。勉強逡巡。便將李奇勳兄弟。李再思如何許親。如何又推侄女不肯。如何設計叫去要搶。却將他親女調換。如此狼心狗肺。愚父子受其播弄。情寔不甘。小兒寔上訪知。

李奇勳令愛德容並茂。必欲成此姻事。故敢相託。今李奇勳但知伊侄女歸於小兒。不曉得他廼弟。這等設心無行。還求二位老先生。鼎力王成。愚父子感激不淺。閣下沉吟不語。傅彙征道。人家結親。一夫一婦。未聞有姊妹同歸一壻。傅彙征說話。初先着寔有理。況且他侄女先嫁他。令愛怎肯反居其後。李公性格又多執拗。那里肯聽。思遠道。從來姊妹作勝。古禮如斯。况他乃弟。設騙喪心。禮法上斷行不去。李奇勳得知也。要痛恨。只怕極該與舍下連姻。正好弥縫。前失若他。令愛得歸小兒。自然六禮全備。他的侄女來時。不成局面。自然退居妾勝。這那里論得先後。李奇勳性雖迂執。有

二位老先生執柯於彼增光的事。他有甚不肯。傅彙征聽了思遠的話。似乎有理。沉吟不語。閣下便道。已前之事。雖李奇勛兄弟設騙。固屬不合。然令即輕率妄為。也有些盍浪。但想人家姊妹。先後迎娶。事亦頗有向聞。得令即肯在家埋頭讀書。決是大器。李奇勛得此快婿。更得親家。亦屬樂事。既然思遠諄切相求。傅先生不必憚勞。再為一往。學生會見奇勳。也要面致。世務人見人說沒理話。再不肯侃侃鑿上阻他。必定還替他周全委曲。傅彙征見相公那般分付。不敢推辭。各七相別。到次日重到李家來。再將昨日各人的話。反覆詳說。李績道。這也休要怪着舍弟。只怕其中未必如此。彼時弟在山東軍務。



恁恁焉。暇議及兒女私事。况弟現在舍弟焉能剪主。且夫婦為人倫風化之始。那有先娶其妹。再娶其姊。古時諸侯婚嫁。迺有娣姒作媵。自漢以後。絕無此禮。且我等何人。敢行此事。弟固屬寒微。何至羨慕富貴。非分妄行。惹人咲罵。傅彙征道。此舉出自劉思遠喬梓。誠求淑女。非干年兄羨慕富貴。年兄何必泥於常理。不肯通融。李績咲道。此婚姻大事。當行則行。當止則止。搃沒有行權行變之道。舍侄女既已有家。而劉公子亦已有室。思遠亦已有媳。何得起這般念頭。作那不情之舉。便詫異極了。這事斷无此理。斷不可行。說得列傅彙征見說不入港。只得將盡頭話說出來。

便道天下事亦不必太執。求親固在劉氏。然也是閣下看
重年兄。爲年兄得此佳婿。允與不允。亦非異事。但於閣下
面上過意不去。且仕途上順逆難料。年兄當熟思之。李績
聽了勃然大怒。拂衣而起。道年兄此言分明以勢要挾。想
其情更爲可惡。我道年兄讀書明理。原來一味趨炎附勢。
不近人情。此事斷無從理。悉從他擺布便了。弟也有事不
得相陪。年兄請回罷。傅彙征受了這場發作。漲紅了臉。無
語回答。悻悻作別而去。初先還稍有不直。思遠之心。這刻
一味恨怒。李績比之。狀如西復到相府。備將李績發怒情
狀。加添兩句說與閣下。閣下大怒道。求親也是情理之常。

允不允也。由得你爲何。遷怒旁人。便敢得罪於我。可惱可

憐。般口遂令人請思遠到來。告其所以。三人惱做一團。劉

思遠道。我想李奇勳所收石柳二將。俱係少年。自然未娶。

今又皆授總兵。必擇一人爲婿。三人各自胡猜。一回然屬

无可奈何。各自別去。劉思遠回寓展轉尋思。猛得一計。那

時有朝鮮國王好臣作亂。缺了貢例。朝廷議遣一員前往。

責其有違。納貢兼治他。臣下作奸。安撫他。百姓生業。九卿

保舉。苦無其人。我何不將李績薦他。一本事成。我得薦賢

之名。事敗治他不職之罪。那路上風霜勞苦。待他去擔受

些。稍洩我胸中之氣。便去告知閣下。要他在朝廷面前攬

援連夜寫本。到明早具奏朝廷。見了薦本與宰臣商議。那閣下一力贊襄。非李績能員。不堪此任。朝廷准奏命下。李績聞命見薦本。出自劉思遠。明知他假公雪忿。然既有成命。何敢憚勞。一面束裝候旨。石佩珩與柳俊聞命。心驚念李公老年之人。怎生遠涉外邦。衝寒冒雪。都叫他上本辭免。天子也自然准奏。李績不可道君命不可有違。臣子不宜規避。但須一人同行。我想柳延秀尚未有地方。我當出本題明。隨我前去。柳俊欣然願往。石佩珩道。文憑尚緩。卑職也愿相送出關。李績當下寫了謝本。并帶柳俊同行的情節。開明具題。天子本念李績一人難任勞苦。今見他要

摠兵官柳俊同行。便批本允了。卽傳旨着光祿寺擺宴。令宰臣陪宴。朕躬御殿送行。石佩珩也題一本。要送李績到關口回轉。然後領敕書赴任。天子亦行准奏。次日便殿賜宴。就是這個閣下相倍極口揄揚。一味推獎。李績看得小人常態。總不在意。少頃天子升殿送行。李績謝恩。畢跪聆聖訓。陛辭出朝。蚤有羽林官軍擺隊起行。天子更着九卿官員出城相送。衆官誰敢不遵。齊到城外設餞送別。這番出門分外榮耀。李績先已打發家人賫家信兩封。一與再思畧叙辭親緣。由一與麗娟備述劉家求親假公。洩忿之事。兼慰麗娟不須牽掛。是日卽同石柳長行。部定一百健

軍隨往不表李績前往朝鮮。且說劉世譽在家接得父親家信。說李績堅執不從。无法挽回。他手下有兩員總兵官。一名柳梭。一名石瓊。俱係少年无妻。待柳梭更加親厚。定有贅伊為壻之事。我因恨他。不過已假公濫竽。薦往朝鮮。公幹。等他受些路途風霜勞苦。少舒我氣。世譽不見此信。猶作痴想。一見這等回書的確。怎得不惱。將家信紛扯。碎。老子的家信。竟公然恨怒扯道。罷了罷了。那老狗受些風霜之苦。何足為奇。除非死在路上。方稱我意。越思越恨。便請白子相到來告知備細。白子相道。已經決絕回頭。相公竟別選高門。再求艷質。把那李家親事。不必再提。世譽

道。我心上氣。這老狗不過恁生替我。美計個妙法。把他弄死了。不但出我心頭惡氣。親事倒要圖成。白子相道。這恁麼說。世譽道。如今李家都把這個老狗做個推頭。若弄死了。他便沒得推了。那時由我作主。不怕再思不依。我行事。白子相笑道。要他女兒去弄死他的老子。只怕這話也難說。世譽道。且看我机緣何如。或者這老狗受不得風霜勞苦。在路上死了。也不見得正是。

要他親女遂婚姻

又要先亡伊父身

如此設心真狠毒

世間應少這般人

那時世譽留白子相吃酒。白子相道。近日李二爺令愛如

何世譽道。行將就木。我倒求他蚤死。一日。眼睛裡却去了一個惡物。正在閑話。只見京中又有人賚家信到來。世譽拆開看時。不過爲着家務說話。那賚書的不是家人。是南直揚州人。姓毛。排行第二。是戲班裡一脚小丑。最會揀科打諢。心性又極卽溜。鑑貌辨色。善於應對。凡事見過不忘。戲班裡缺他不得。凡揚州鄉紳大戶。以及鹽商木客。他都曉得根底。所以得知可嚴。又知柳俊。其年毛二合班到京中。投一官宦門下。那官宦乃思遠。同年思遠見了毛二。便贊他好。不上幾時。那同年爲事降調出京。便將那一班戲子。送與思遠。若无戲做。便叫毛二進府中伏侍。甚爲親用。同輩家人見

他伶俐過人。皆喜愛他。且爲他善說冷話。却又恨他爲此。題他一個綽號。叫他毛二刁子。人順口叫他二刁子。把他毛姓竟掩過了。那時二刁子要回揚州做親。思遠賞了他幾兩銀子。順便叫他捎帶家信。世譽原先已知有個二刁子。在京裡父母處服役。今見他帶信回來。便叫小廝去喚他。進來看他。怎成樣。一個人少頃喚到了。見了世譽。磕個頭。起來站着。世譽把他一看。只好二十多年紀。生得五短身材。紫糖色臉。雖則做個小丑脚色。臉嘴原好。鮮眉亮眼。是個乖巧的人。世譽問他說話。對答如流。滿心歡喜。便叫他唱個曲兒。二刁子便頓開喉嚨。唱個四平腔。白子相曾

胡亂學唱過。見二刁子唱。便把筋拍着桌子打板。二刁子唱完。便道相公。小的方纔進來。問知相公同白老爹飲酒。這位是白老爹了。白子相接口道。我正是姓白。二刁子道。向聞得白老爹吃東西。常放在鼻子管裡去。可是這般的。世譽大咲道。胡說爲甚。放在鼻子管裡。二刁子道。方纔見白老爹。把筋押板。都是錯的。想來兼東西吃。也自然要放錯了。不知妄作。必爲識者所咲。可不慎欲。世譽正含着酒。噴做一檯。白子相紅着臉。沒趣也。咲道。好趣話。却取咲着我。斟酒小斝。都竊咲起來。世譽咲道。二刁子真個有趣。怪不得人都喜他。哩。當夜白子相別去。來日二刁子要看看房屋園亭。還要

住兩天。方回南去。世譽見二刁子隨機應變。意中竟要留他。无奈他要回家做親。難以留他。一日二刁子進見世譽。道。小的蒙老爺相公抬舉。感激不淺。本官常隨効力。无奈要回家完娶。小的却有一個相識。因无力經營。情愿投靠官宦人家。爲人甚是小心伶俐。又會知書寫字。更有一庄希奇本事。學蹤跳術法。一蹤能去丈餘。連蹤十次。便去十餘丈。人追不及。也是揚州人。姓邴名一。你道那二刁子所說。那一却是何人。原來就是丁嚴。那丁嚴在邳州逃到京師。打聽得官府西影圖形捉他。便改姓了邴。因天干有丙丁方位。故藏丁換邴。自稱爲邴。一日裡沿街討飯。夜間冷

廟裡去歇。自想那般富貴受用的人。今日事到其間。不得不如此了。初時還藏。比躲。比后来打聽說山東賊已平服。事已冷了。便到街坊討飯。丁嚴道等狼一日走到一個衙。衙裡劈面撞見了二刁子。那二刁子一眼看見。却似丁少師的公子。雖身軀消瘦。面目黎黑。然而神氣舉動也還一樣。丁嚴也認得是賊子毛二。却不敢招架。低頭便走。二刁子仔細一看。果然不差。心下吃嘴。為何這般狼狽。更見他的遮掩光景。知是無顏見人。便跟定了他。隨到一個冷僻去處。二刁子叫道。丁相公。你為何這般模樣。丁嚴答應道。毛二。你叫我是好心。是友心。二刁子道。我叫你。有何甚。

心。你須向我說。為何如此。丁嚴道。這里不便說話。你隨我來。便領到一個去處。極冷的破廟裡。便是丁嚴存身之所。進內坐地。二刁子坐於門檻上。丁嚴便將被回祿的事。叙說一遍。更假捏避仇進京。以致狼狽如此。道罷。淒然泪下。二刁子道。丁相公。你何等家私。揚州城裡。數一。无二。今日到恁般田地。怎生過得。不道你們那般人家。便沒得十處念處。庄房一百。二百家。僕。憑他家鄉。煩難。熬強。似出外。寸步有恁。仇家。切骨。關係。便至離鄉背井。流落到恁般地位。你方纔。怎向我說。好心。歹心。其中。定有原故。足見我有好心。救拔你。你須向我說。個寔情。決不欺負。丁嚴被毛二盤。

駁支吾不去。撲翻身便拜道。我寔對你說。你必要救我性命。二刁子慌忙扶起。丁嚴將投賊逃走的始末說知。二刁笑道。原來如此。那些通行文書。事久則罷。這京師裡偌大一個去處。那里理得着這樣小事。你竟放心。我搭救你。不要受這樣活地獄的罪。丁嚴大喜道。若能如此。你是我重生父母了。撲番身又拜。二刁子扶住。心子裡想。丁公子當日在家時。我們到他府裡唱戲。便磕破了頭。他也不理。今日爲了事。要我搭救他。便只管拜我。可見什麼叫了骨氣。不過處的境界好歹。便分出貴賤來。反自感傷。讀書人知有五六錢重的銀子。一包將來遞與丁嚴道。我如今在

前門外第二條衚衕。劉吏部家劬勞。你明日把那些行貨都撇下了。將這銀子買一件布絨袍子。穿了到那里來。我在那里候你。這劉府近側寓所。有一個小酒舖。可以安歇得人。我便送你鋪蓋在那里安歇。我乘便覓個主子送你投他門下。劬勞做個親丁。常隨也圖一飽。再處不強似這般受苦。你心下如何。丁嚴大喜道。彼一時此一時。這等極妙的了。只是我如今露不得本姓名。我已改了。邴一。你但叫我那。一便罷。萬乞不要提個丁字影兒。兩下誦夠多時。二刁子別去。邴一便去衣服舖裡買了一件棉衣。到明日討些湯水。淨了手脚。挽好了頭髮。戴頂舊毡帽。丟下今巧。

家伙竟到前門三條衚衕。果見毛二在彼候着。一見便引他進酒店坐下。與了一副鋪蓋。對店主人說道。他是我的鄉親。要來投人的。下在你店裏飯錢宿錢。我來銷筭。店主見是劉府裡人。分付那敢不依。一連住了多日。那一些些縱法。二刁子都看見曉得了。正打點尋分人家送去。不期家鄉父母寄書來。催他立刻起身歸家完娶。一時來不及了。便別了思遠。告假還鄉。思遠賞了幾兩銀子。付家信與他。帶回二刁子原作料。把那一進與劉公子。故同他出京到涿州。看劉公子爲人舉動。儘收留得這般人口。所以清員特進見。說知世譽。聽見說會縱跳飛越之術。心上詫異。

自然要看好異之心。皆同。忙問道。那人今在何處。二刁子道。現在府上門房裡。世譽道。着他進來。二刁子便出去叫那一。相公叫你去見。須要小心。那一只得屏氣斂息。走到世譽跟前。磕了偏頭。起來站立着。世譽看他到是一個有福氣的相貌。你道二刁子見他討飯時。却甚狼狽。如今世譽却道他似個有福的。這是爲何。只因那一原是世家公子。鉅萬家私。富貴極品。過來的人。自然有一種勝人骨相。前次落難流離。飢寒困苦。自然狼狽不堪。後得二刁子收留。飽食煖衣。自然有些復還原質。所以世譽看得叫好。便問他家鄉生業爲何投人。關鍵一路漸七那一一撿扯。謊回。答引入如遊武夷

世譽便問道。說你會縱跳術法的。可真的麼。那那。一。便將身縱一縱。直縱到牆門口。有一丈四五尺路。又一縱。直到后堂檐下。復身兩縱。依舊到原處了。世譽大喜道。這法子學得會麼。那一道。何難。相公要學。小人當盡心傳授。世譽道。學會了。與人起路。我跳在前邊。他却追我不及。那一道。不獨此也。倘有急難之時。飛牆越屋。便好脫身。只那一句話。打動了世譽心坎。上一庄事。便道。你投我効勞。只要小心謹慎。自然重用。我們要提拔一人。可以立時富貴。便進內。取出兩封銀子。各重十兩。一包付與二刁子。道。你明日要回去。可將去親事裡使喚。一包付與那一道。道。你將去買

些衣服用度。若有用處。我再賞你。二人不勝大喜。又各叩頭辭別。那時那一道。就在府內宿歇。二刁子道。那一道造化。到了二相公。定要學你的法子。故此重賞。若教會了。必然狠謝你哩。兩人說。七。咲。七。喜歡不了。明蚤二刁子進來。磕頭謝別。自回揚州府去。午飯時候。世譽叫那一道說話。說了些江南風景。說一回出外的路途景況。便起身獨叫那一道。隨着轉灣抹角。到一個密室裡。世譽自己把角門關上。叫那一道也坐了。那一道失驚道。小人怎敢放肆。還求相公尊重。倘有差遣。小人願往。世譽道。我有一頭至机密極重大事。要託你做。我看你會事了。得自然幹辦得來。你必坐下。我

方好細講。那一依言坐下。只因這劉世譽說。出此情。有分教。率意妄行。自送殘生。都是孽。為人逆理。天誅二罪。搃難逃。丁嚴投賊。未知世譽所說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介山得科名。佩珩延秀得官位。同此一。時。丁嚴驛庭被誅。世譽聞信而斃。亦同一。時。人之賢不肖。誠有穀氣相感。孚者耶。賢者榮而不肖者死。此又為理之常。世譽好色。丁嚴貪財。類也。丁嚴害介山。世譽害李績。亦類也。故同不得其死也。宜哉。

快心編傳奇三集卷之三

天賦才子編輯
四世居士評點

第五回

石佩珩兩處執柯

劉世譽一場春夢

詞曰

配偶天成。產佳人。終歸俊傑。有心人。最肯周全。不教面失。豈比酸迂。都勿管爭如拘鄙。全無術事。行須索及時。行休回惑。逢知己。話便說。有違理。情當過。看世上痴心。偏生頑劣。既然不是姻緣。種